大學續衍精義刪補要覽卷之四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誠意正心之要

大學言誠意正心誠止也正亦止也帝王之誠意正心所關於身者大所關於家國天下者尤大不可不求其要帝王誠正之要必於堯舜禹湯文武取則真德秀分為二目一曰崇敬畏二曰戒逸欲言戒逸欲於崇敬畏之後此為後世不學諸君湛志

逸欲諸途者重加戒惕耳其實知崇敬畏

不煩嚴戒而逸欲自消不知崇敬畏日數

逸欲而使之戒必不知戒矣丘濬慮幾微

之間人主所易忽也爲之補審幾微一目

此卽學庸所謂愼獨朱熹章句所謂審幾

所謂幾則已動遏人欲於將萌者臣尤慮

知誠正之體不知誠正之用也又爲之補

全仁德一目合崇敬畏戒逸欲審幾微該

體用爲四目以悉帝王誠意正心之要庶

一覽而意自知誠心自知正可爲身本併
可爲家國天下本乎臣又念大學一鞭在
正心一鞭在誠意是亦交相爲用而各致
其力者儻一事而意巳誠然而心未必正
則所誠之意徒爲朴實無當於大公順應
之用儻一事而心巳正而意未必誠則所
正之心眞僞夾雜烏足語於充實光輝之
大此惟大學兩分言之後儒止言居敬配
窮理於居敬中分存養省察克治擴充而

言未有分誠意正心而兩言者眞氏括誠意正心與格物致知並爲二要似猶畧而未精也朱熹訓仁者無私心而合乎天理之謂於孔子所許忠淸二臣旣不信其無私心又不信其合天理可見大學之道非春秋良臣所可入其藩者今以無私心訓誠意合天理訓正心似乎近是愈說愈入細微爲臣者有忠淸之一節無謂便可對君爲君者有敬畏之一端無謂便可對臣

民務求大學之所謂誠所謂正於心意之
閒不在聲音笑貌中求彷彿影響焉庶乎
全體呈露大用顯行矣

全體呈露大用兼行矣

則不在講章笑談中求於佛燈禪誦音言而乎

民務求大學之所謂誠所謂正者以心意之

帝王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帝王誠意正心之要必本之書詩書詩稱帝王之德必本之敬朱熹言堯是初頭出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曰欽乃曰明曰文曰思曰允恭欽其本也舜典曰溫恭允塞禹貢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大雅曰穆穆

文王於緝熙敬止此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源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卽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繇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熈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須知日躋是進進不已緝熙是續續無窮古之帝王用力於此後之帝王獨不用力以師之乎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四言者

以安民必本之敬以心之母不敬必徵之貌之儼若辭之安定是人主所宜用力者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此二言者以心之一彊一偷繫於莊敬安肆見莊敬難而安肆易身爲君子日防安肆是人主所宜用力者孔子以君子告子路弟曰修巳以敬兩問兩荅安人安百姓之理不出一修巳之外而修巳以安百姓堯舜之心猶若有病非病安百姓病修巳以安百

姓也堯舜此猶病之敬矣禹之征有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此是大聖大惡之分敬與弗敬而已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繇此出合而思之安百姓必本於敬敬必篤恭

不淺以示人是人主所宜用力者自漢以
來未能深知敬之爲義程頤獨曰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
一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
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
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
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
事而存靡他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義不貳以二不

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此嚴防在須臾）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此嚴防在毫釐）朱子此箴發明主一無適之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尤一箴之綱領有志於聖學聖敬者宜熟讀而深思之此於修巳之敬所以用力者可謂得其要矣若在帝王修巳之敬不獨一巳之動靜欲其弗

違一己之表裏欲其交正己也則有事天之敬有遇災之敬有臨民之敬有治事之敬均所宜用力者論事天之敬必如舜典所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於七政中占天意與人子候親顏色之悅否以爲承事之道者同一深心又有臯陶謨所稱天敘天秩之惇庸欲君率臣以寅恭和衷于此天命天討之政事欲君率臣以懋勉乎此天聰明天明畏之在民心欲君視民如

天達于上下以敬畏乎此又如伊尹告太甲于不惠之初第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告太甲于悔過之後尤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所以敬曰仁曰誠合仁誠以爲敬終始慎厥與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告太甲于將歸之日尤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尹之所謂一即

程頤之所謂主一也又如召公之告成王
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
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
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王敬作所不
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
祈天永命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

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以一於用德爲不祈之祈允與上下勤恤與臯陶同寅協恭若出一口可見君之敬天必有賴于賢臣之助不敬之臣矯誣于人主之前不可不蚤爲屏絕也又如周公作文王之詩以戒成王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曰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以文王之敬與天爲一與湯之克配上帝同一心思法文王之敬德配命卽所以善事乎天而無遏爾躬一語至今猶使人凛然震懼不諱危亡斯其所以不危亡也又如周公作大明之詩以戒成王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天位殷適使不

挾四方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舉商紂之失以信有周之明明而文王之小心昭事武王之帝臨無貳所以眞明明也又如周臣戒成王於即位之初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以天道之顯顯于君之日事日事之敬所以敬天不妄意于不可知之天也尤於明堂

宗祀之時不敢自滿則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夙夜之畏與陟降之鑒同一嚴敬不敢一事一刻弗敬乎天也又如板之詩告無道之主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言天之明旦無所不及乎時且不可不敬況怒變之際如迅雷烈風日食星變之類敢不敬乎古之人主減膳撤樂

或責己求言皆所以敬天也不敢謂君不能必以是告此為古之忠臣惜厲王之終不悟耳此言事天之敬不出乎修己所崇者一事天莫切于遇災之時是謂敬之怒渝如舜之告禹必以洚水為儆予湯之憂旱亦以六事自責伊陟之相太戊必以咸乂四篇立銷桑穀祖己相高宗必以王司敬民立止雊雉雲漢之詩八章見宣王之所以輿繇憂旱一心鍾之乎敬天憂民其

側身修行之誠溢於辭表中典此兆正月十月之交諸章見幽王之所以亡繁霜日食雷電不時訛言尤甚無政不用良小人用事于外女寵爲主于內自取莫尤齊侯禳彗星晏子以爲無益取誣且曰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裨齊侯爲止禳此見晏子之知天道也宋景公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請移之相則曰相吾之股肱請移之民則曰君者待民請移于歲

則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司星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果徙三度此見宋景公之能畏天也漢董仲舒論天人相與之際以爲甚可畏凡災害怪異傷敗莫非天心仁愛人君而欲其自止事在强勉而已又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言天之最粹者王音之論集雜第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聞成帝誘之人

爲則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宜謂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匡衡論元帝之日食地震第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孔光論哀帝之日食第曰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王嘉尤闢息夫躬行邊立威之說第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上天神明而可欺哉此言遇災之敬不出

乎修己所崇者二祈天必以民安可無臨民之敬夏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此不以己之聖爲可恃民之愚爲可忽必以民情之怨忿其端甚微其極至于不可禦非道臨民等之朽索大禹之所以必欲敬民也周書

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此以元子任重不可不大和于民和不敢後必于民碞是顧召公之以敬民惕成王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亦曰罔顧于天顯民祗此以民與天並言畏民當如畏天周公之戒亦召公意也孟子特畧君之畏而反言之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當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之日特

謂之貴欲其知廢興存亡皆繫於民身爲民君不可以不敬也此言臨民之敬不出乎修己所崇者三臨民有事治事不可不敬堯典令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出日必曰寅賓納日必曰寅餞所以候之不離一敬咨鯀治水必曰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每事無一少忽也舜之恤刑敷教典禮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

於每事無一少忽也旅獒之訓王必以大德之不果在矜細行畢命之稱公必以大德之懋在克勤小物衛武公作抑戒之詩以自儆細而寢興灑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孔子語學者必曰執事敬曰事思敬語事君必曰敬事語治千乘之國必曰敬事教子張從政於尊泰之美必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旣曰如之何如之何豈不貴思貴遠慮又以

三思後行不若再思可矣蓋欲人取決於義理不計較於利害也毋意必毋固我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曰喻義君子喻利小人是事中兩喻也董仲舒因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曰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是事功兩異也董仲舒因之言明其道不計其功朱熹並舉此語以爲應事之要不獨士大夫所宜知凡爲人主於天下國家之事敬之而不敢忽宜愼正誼明道之念杜謀利計

功之私則事無不當矣此言治事之敬不出乎修巳所崇者四此事天遇災之敬臨民治事之敬莫非修巳以敬中事所以修巳密有操存省察之功說在詩之咏文王也思齋之三章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於不顯無射中猶不忘亦臨亦保意雝雝肅肅莫非臨保文王之德之純也其次則衛武公之抑戒五章所言友君子之時輯柔爾顏恐有或愆

此尚易勉獨於爾室屋漏之對何以不愧此最難能無謂不顯莫覯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至每莫測決不可斁子思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深有見乎此也中庸首章言道不可須臾離君子不離道于須臾所不睹不聞只是戒慎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尤於將動未動隱微見顯之際認定獨知不越戒慎恐懼是乃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

以致離道之遠慎獨一功即易之復復之初天地之心於復可見君子之慎亦於獨可見不睹不聞之慎不可見者朱熹有見於此必折而言之不同俗儒之混一不明是聖主所宜熟玩而深體者末章引潛伏孔昭之詩言君子之內省甚嚴必欲不疚此不疚不啇之人必欲無惡於志總在人所不見處用孔昭心以是不可及此即首章慎獨意而先言之說尤痛切次引不愧

屋漏之詩言君子之心有不動之敬不言之信所以內自無愧不取證於人也此存養之功即首章戒慎恐懼存天理本然意非盛德之至未易能此樂記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必欲其致樂以治心必易直子諒之心油然內生自不能已是謂眞樂而安久之妙極于天神方見樂之致致禮以治躬必自然莊敬莊敬自然嚴威以嚴威顯莊敬以莊敬顯躬治方見禮之致此表

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所以
和樂莊敬與鄙詐易慢之心相反只在斯
須之間心貌斯須不然所入大異善惡相
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致樂致禮
之致全在不可斯須去身禮樂之不可斯
須去卽中庸道之不可須臾離禮樂之致
卽中庸中和之致也記又言君子之所以
自養者內外交致其功姦聲亂色不留聰
明卽致禮以治其躬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卽致樂以治其心惰嫚之氣自內出者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二氣不能設於身體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繇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不可斯須去身者眞無斯須之不然矣顏子四勿之功至此方密誰謂君可斯須恕乎君可不繇順正以行其義乎孟子先言牛山之木當斧斤伐後猶有萌蘖之生不可再牧牛羊使之濯濯卽言人有仁義之心當放失

後猶有夜氣之所息平旦相近之幾希不
可再梏之旦晝使同禽獸因物之消長係
於養之得失養之得失在萌蘖幾希之前
者不可追在萌蘖幾希之後者萬不可忽
也觀孔子論心以操舍判存亡以存亡之
出入爲無時無鄉此見心之神明不測得
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君子所以必致禮致
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保此心也孟子發此
夜氣之說程頤以爲於學者極有力豈於

人君獨無力乎孟子特以旦晝爲主朱熹推衍其義以爲當無時而不用力豈此用力之時人君獨可揀擇乎德秀因之爲夜氣箴以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艮所以爲物之終始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爲宗必肅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

尤當致戒謹之功葢安其身所以爲朝講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于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德秀此箴與孟子朱熹之說互相發明是亦人主每夜所當致思而未可以少忽者臣謂晝之所爲不牿則夜之所息不微夜之所息愈醇則晝之所爲愈粹晝夜交養方謂得養是須

臾不可少間毫釐不可少差者也孟子直以仁爲人心欲人知所以求以義爲人路欲人知所以繇舍放之可哀哀自有而自失也放心而不求反不如放雞犬之知求病在一不知也以求放心爲學問之道此以道之當然者喚醒人心而使之知知則不徒知放必知所以求求則求之身更求之心求之心所以入而能出出不離入又求之心所以出而能入入不純出方是知

求若只謂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此一得之求非全體之求人心不若是寬也敬箴所謂動靜不違表裏交正者率是道耳故止言求心而繇路之理即具于中聖學之要莫先於此人君一心焉保無放時人君放心孰敢進一哀辭孰敢比之雞犬一放孰敢甚言不如雞犬之知求則此知求一念全在君心之天知而已再讀孟子之告齊宣王以不智之繇在吾見罕

等之一日之暴吾退而寒之者至等等之十日之寒此王心之萌吾力無能使之日充以長也再以奕比之則惟專心致志者乃可以惟奕秋之聽而鴻鵠繳射之心志不專不致何智之可若孟子此語專爲人主而發未有人君心志可容不專不致而妄意上理者則欲專心致志有暴無寒嘗如程顥經筵進講所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庶乎以理義養其
心臣尤百慮接士大夫之時未必沃聞賢
哲之良言親宦官宮妾之時無賢哲之涵
養薰陶少亦有甚於多也善爲人主計者
親賢必如孟子此於心大有裨益也已再
讀孟子之論養心也必曰莫善於寡欲以
欲之多寡心之存亡所係此語可謂痛切
然曰欲則潛伏在心非人所易見聞曰寡
則克治在心非人所得維持此在士庶皆

然而人主尤甚若如汲黯之規漢武帝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此則武帝所逆視而懟責者而好
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之多
欲非臣下所得規必繇主上之自悟明甚
周敦頤論聖學之要必歸之一一必歸無
欲以無欲爲靜虛動直以靜虛爲明通動
直爲公溥可見無欲尤寡欲之本故謂之
一一斯寡二三斯多一之微妙必本之心

心地潔淨無潔淨之心地漫言寡欲抑末矣是在明主之慎獨而已操存省察之功愈說愈密是繇已而不繇人者然已有心於主敬則規警箴誡何非敬助大學述湯之盤銘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九字洗滌人心意至深切大戴禮述武王踐阼諸銘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殷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

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
禍將大毋曰毋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
危於忿懥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
富貴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昊
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
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矛銘曰造矛造矛
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
世子孫凡茲八銘辭義易知大書座右身

心有裨禮運言三公在朝三老在廟王前
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
爲也以守至正此言古之所以衆見忠賢
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故王中心
無爲以守至正與後世人主所親所悅千
態萬貌者大不相侔又言古之君子必佩
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
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
後玉鏘鳴也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

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此言
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無所不至是時
防邪辟而導中正其爲功也易與後世熒
惑斲喪不可勝數防道力難者亦不相侔
國語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於國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
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
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

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贄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巳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此見衛武公之所以約救其身者必欲備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故生有令名沒有美謚是後世人主所當法者孔子觀於廟有欹器焉曰聞古之欹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洵

然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問持滿有道則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此見欹器日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孔子因之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則亦不虛而不及不滿而過以中為大法而已孔子觀於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

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
樂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
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
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綿
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
能愼之福之根也口舌何傷禍之門也彊
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
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
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

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讀畢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此見金人背銘是亦几杖有銘之意孔子因之發臨深履薄之言使人知所以慎言而已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

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
汚瞎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
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
爲元龜則天下幸甚此見無逸一書萬世
之著龜也宋璟手寫爲圖以獻可謂有志
于正君矣今經筵每談此圖庶幾開元故
事然必玩而繹之如姬公在前宋璟在後
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能爲進德
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去幾何

聖主其深念之合觀規警箴誡之助如程頤所
謂今人皆廢獨有理義之養心但存涵養
意敬以直內則自學者言耳以人君言之
何所欲而不可耶誠能內主乎敬凡古人
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
之屛障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
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殿使儒臣
環視迭陳規葢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
廟之器倣而爲之設于宥坐以致盈滿之

誠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釂以古者房中之樂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爲孰曰不可内外交養動靜弗違之道初不廢此多助也夫以規警箴誡之助加操存省察之功修已以敬道不越此此修巳以敬中事天之敬遇災之敬臨民之敬治事之敬一以貫之無多岐也帝王之崇敬畏所以首爲誠意正心之要者德秀以此爲當年聖

明獻臣敢摘錄以為今日

聖明獻

帝王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帝王之誠意正心也若知崇敬畏未有溺于逸欲者然旣知崇敬畏必試之諸逸欲而不亂此敬畏方崇故次之以戒逸欲德秀分爲五目首逸欲之戒更於逸欲中分沉湎荒淫盤游奢侈四戒可謂深切著明者首逸欲之戒必本之書益之戒舜也當治安無虞之世懷儆戒之心首防法度之

易失逸樂之易游淫遂悉數任賢之勿貳
去邪之勿疑疑謀之勿成歸之百志惟熙
更慮違道以干譽咈衆以從欲而終之以
無怠無荒怠荒之心即逸樂之根心無怠
荒四夷傾心此益之戒舜始於君心終於
君心也臯陶之戒舜也必言無教逸欲有
邦謂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當以勤儉立
教不可以逸欲示人非以言以意非以意
之顯以意之微但逸欲之念少萌乎中則

天下從風而靡此皐陶于舜猶不忘惓惓戒也禹之戒舜也必無若丹朱之傲以傲爲衆慝之源故好慢游作傲虐晝夜頟頟無水行舟朋淫于家所以殄絕其世予創懲之是以有室弗遑居有子不暇愛唯土功是荒度此言已以丹朱之傲爲戒亦欲舜之戒去一傲心也夫以舜之大聖益皐禹三臣猶以怠荒戒以逸欲戒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

姑爲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爲法明甚五子之歌儆太康也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凛乎其不可犯也仲虺告成湯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巳改過不

各一心清則無所不淸也伊尹訓太甲必
述先王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
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尹卽以此
洋洋聖謨孔彰嘉言欲嗣王祗敬念之眞
有見于敬之一辭乃治三風砭十愆之藥

石也爲人主者合禹訓與湯之官刑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全生兩有賴巳召公當西旅獻獒日作旅獒以戒武王必以慎德爲明王之先務德慎則四夷咸賓獻無異物惟服食器用所獻卽德之致德之致卽昭示異姓同姓之國使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德慎必盛盛必戒狎侮戒狎侮不獨君子不可施小人亦不可施德慎必端所好端所好

必不役於耳目而百度惟貞狎侮之失至玩人喪德役耳目之失至玩物喪志志以道寧存中所以應外言以道接制外所以養中內外交養養之以道尤慎德之要志言一道則本正莫不正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非土性必不畜是珍奇必不育不寶遠物所寶惟賢並所以端好尚慎吾德也論慎德工夫夙夜之勤不可一或不勤勤于大德亦不忽一細行以一

簣虧九仞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居莫非王保世王之業釀之一心不然貽生民無窮之害王身莫卜曷世焉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戒之勤懇至於如此後世人主可無慎德端所好乎周公當成王初政日作無逸以訓王首言君子所其無逸直截喫緊一言蓋以逸爲萬惡之根無逸萬善之本必欲居其所而不暫有所遷也所之心置身天理之中動靜食息無或作輟箴銘規

戒觸目儆心實恪士民日有親近先後左右時有詩訓志據依游一無逸心也七更端以訓王莫非此所所以無逸不在迹勞而在心勤心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所依以為生莫急於此此知從赤心片片流出與耳聞目見大異所此所乎粗觀小人之不能無逸者繇不知艱難為主遂逸諺誕侮目無父母則所依之不可不知即此可見敢弗此所乎再訓則舉周鑒不遠近在

殷王之世以示戒中宗知所依嚴恭寅畏以天理自度其心祗懼治民不敢荒寧所以享國之久所此無逸也高宗知所依于舊勞備嘗日遂以言之和和于政以政之和和于民和亦是敬所以享國之久所此無逸也祖甲知所依于舊爲小人日遂保順庶民于民中鰥寡亦不敢侮以成保惠仁亦是敬所以享國之久所此無逸也三宗之後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

之勞惟耽樂之從其罔壽年促夫非以有
逸自從失其所耶三訓則舉周之近代三
王以示則太王王季知所依自抑其心以
畏民亳無勉强所此無逸也文王知所依
卑服以自菲薄專意於安養斯民所崇素
儉柔徽柔恭懿恭柔恭得中以懷保惠鮮
所恤孤獨朝至日昃不遑暇食用以咸和
萬民所勤政事不敢盤于遊田上不濫費
故下無過取以庶邦惟正之供所戒逸遊

此文王體先王抑畏之心享國之久所此無逸也四訓則明責今王以文王爲法以殷爲戒法卽法其無淫于觀逸遊田惟正賦是供戒卽戒其耽樂之害民心離天命去世風壞爲殷受之迷亂酗酒此法此戒所其無逸也五訓舉聽言之益棄言之害以戒王言古人德盛心虛其臣猶相訓告重以保惠重以教誨臣忠君虛正論勝邪說息民無或譸張爲幻一或棄言不聽上

驕下效幻言日進變亂正法小大罔擇民不上便心口交非此治亂存亡之機係于君心之逸不逸不得不言者六訓總上引古而申明之以迪哲之迪足知依之知言四人知依之哲非苟知之實允蹈之平時照管無不周到一或以怨詈告大自敬德勉于自修直任其咎樂于自責兩念並誠詈無敢于含怒隱忍意此寛綽厥心所以爲迪哲也一或不聽此迪哲則人乃相誑

爲幻以怨詈蠱心遂至不永念爲君之道不寬綽爲君之天心羅織疑似亂罰亂殺同怨叢身刑殺不足止怨何如以修德弭怨以寬綽永壽命迪哲不迪哲法戒昭然君不此聽與可見無逸之要在知小人之依而知小人之依又當如四人之迪哲也七訓篇終致丁寧意則亦欲嗣王監上文所言而已勉爲君子之無逸重戒小人之有逸聽忠言而不忽聞謗言而自反方是

實監與四人迪哲先後一軌此言有盡公意無窮後之爲君者寫無逸於屏風總不如拳拳服膺之爲得也孟子言國家閒暇一也及是時以明政刑則有合于綢繆牖戸之詩必于天未陰雨之日是謂之道福自己求及是時以般樂怠傲則當天未陰雨之日全乏之綢繆牖戸之思是謂不仁禍自己求魯共公之觴梁王也敢出四亡國語一則禹疏儀狄而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一則齊桓公夜半飽易牙和調之味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一則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一則楚莊王登强臺其樂忘死遂盟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末言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此見魯公敢諫梁王能聽洵兩美云張蘊古之事唐太宗也上太寶箴曰樂不可

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
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
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
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
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
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
淫蘊古此箴亦丹扆之良規乎合觀諸戒
謂是遏欲之戒則已兼沉湎荒淫盤游奢
侈而悉戒之矣又必分拆而四爲之戒語

沉湎之戒則如商書微子篇箕子憂紂之沉酗于酒謂之天毒周書泰誓篇武王罪紂之沉湎冒色謂之弗敬上天成王作酒誥以告康叔必舉文王之惟祀則飲德將無醉以示之法舉喪德酒惟行喪邦酒惟辜以示之戒舉成湯之畏天畏民經德秉哲帝乙之成王畏相不敢崇飲諸臣化之不敢湎酒亦不暇以示之法舉受之酗身作怨淫泆非彝燕喪威儀民盡傷心以示

之戒周詩蕩之五章托爲文王咨紂之辭
第三言不義從式愆止號呼靡明晦無晝夜
天不湎爾以酒小宛之二章欲兄弟各敬
爾儀法齊聖飲酒溫克戒彼昏壹醉日富
憂天命之不又賓筵五章衛武公所以規
幽王言古人之禮飲不如今人之酬歌抑
之三章衛武公所以自警言荒酖于酒弗
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漢有班生
詩書淫亂之戒戒在一酒成帝稱爲讜言

晉有王道直言帝之廢事廢在一酒元帝遂爲罷觴其君臣酣飲夕以爲常也是陳後主之所以亡其百房一宴后嬙並醉也是隋煬帝之所以弑語荒淫之戒則如書牧誓之嘆牝雞司晨婦言是用以此罪紂詩谷風之悲燕爾新昏我躬不閱以此責夫靜女新臺二子乘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奔蝃蝀氓諸篇莫非刺淫之詩淫而至于奪子妻烝父室殺二子惡同夷狄

禽獸安得自君密行之仍播聞于外耶鐵
德彰聞著之於經其爲訓戒深矣經筵不
講國風胡安國非之深得聖人遺意晉獻
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及勝
驪獲孋蘇受爵罰不言其故于王前出告
大夫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
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詰之則舉夏桀得
有施之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得有
蘇之妲己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得有

褒之褒姒生伯服而逐太子遂致犇申召戎以伐周以此卜晉之亂本必自女戎可見邊境之寇擾外尚為膚革之疾宮闈之寇賊內則為腹心之災理膚革之疾易去腹心之災難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醫和視晉侯之疾知以淫生子產問晉侯之疾知有四姬弗可為醫和子產之論畧相表裏和以喪志之惑不節不時責之晉侯以良臣將死不能匡救責之趙孟大臣子

產之所謂四時是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夕無聽則修令夜無訪則安身所以逸之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無從生一之一字又以自朝至夜惟欲是從爲言則四時並損且歸之心不爽是亦醫和喪志意也君之有四時責在大臣周公無逸之訓是能以保傅自任者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救四姬之惑况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

其罪可逃誅哉此醫和子産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漢成帝之寵趙飛燕也娣弟相仍掖庭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帝疾暴崩衆歸責乃自殺禍水滅火之說老宮嬪業于始入時卜之何成帝不悟一至於此唐玄宗之寵楊貴妃也奪自壽王號爲太真姊姨相仍號三夫人還復召入愈見寵幸安祿山母事得通楊國忠挑激反閙迫至俱死是當武韋之後

又有楊妖玄宗不悟何以至是唐莊宗之寵優人也以李天下自名俳優雜戲罔忌達新磨批頰嘲笑賜與甚厚敗國亂政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爲最門高即從謙以軍功始以弒逆終以百戰滅梁之身死於優人一手莊宗不悟何以至是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玄宗女寵之後又有莊宗之優人色之爲禍慘於鏌鋣而烈於燎原之火大抵如

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語盤遊之戒則當以太康爲首戒篡太康之佃遊太康之遊者又有后羿周辛甲爲武王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野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此以羿戒武王猶禹以丹朱戒舜也晉侯好田魏絳述此箴

以規之箴之所謂德用不擾者民安於寢
廟獸安於茂草先王咸若之世也戒盤遊
者胡弗此思臧僖伯諫魯隱公之觀魚于
棠也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
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
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
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
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

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
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
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
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
之事官司之守非君之所及也公不納且
以畧地爲辭僖伯稱疾不從尚弗之悟伯
之所謂納民於軌物者實人君之大戒也
戒盤遊者胡弗此思晏子之告齊景公也
迪之以古誼則巡狩述職始行省耕省斂

始行惕之以今遊則流連無足樂荒亡不可行可謂畜君之欲而引君於當道者孟子之告齊宣王也疾好貨則進之以法公劉疾好色則進之以法太王法必與百姓同不爲一人之私好此之爲當道尤有粹于晏子者趙高之導二世李林甫之惑明皇所以爲姦臣者惟恐其君之無欲而已漢文帝却千里馬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

獨先安之豈非達乎武帝不此之法而惟獵是好司馬相如疏諫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家纍千金坐不垂堂不亦忠乎何以微行數出蹈趙武靈王之所爲丞相御史不能諫諍乃私置更衣爲投宿之所反以逢君之欲也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數其醜有甚于武帝實作俑自武也王吉之諫昌邑王好獵也旣言民不可數勞又言與脆

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進仁義之隆已爲篤摯更昜之日廣厦之
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講在後上論唐
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
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
豈直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
進退步移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
積精以適神於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
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

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此言學問優游之
適言言切至使至愚者聽之猶知感悟何
王賀之知賞不知所以深納也語奢侈之
戒首見伊尹之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此以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與侈則
心大而爲謀者疎大相反也欲敗度縱敗
禮之主知受病之源端在大心處仁遷義
遂克有終尹訓戒之功大矣孔子贊禹之
無閒然矣先之以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夫非儉德之永人心無危乎其致孝致美盡力也純是勤邦之道心是帝王所宜師者春秋於魯莊公之築郿大無麥禾也則書新延廐也則書築臺于郎也則書譏用民力也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謂之不時病時詘舉贏也晉平公築虎祁宮石言示異諸侯離心師曠因問而以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爲證宜叔向以爲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也楚靈王爲章華臺伍舉同登則

方美之郎規之規以安民為樂聽德為聰
致遠為明規以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
瘠矣君安得肥尤曰弘欲弘侈則德義鮮
少此又人心道心之辨古今之名論也靈
王惟其溺於私欲是以德義鮮存及其敗
也仲尼尤以無克己復禮之仁病之則又
烱監昭然秦始皇之作阿房宮也賈山極
稱其麗使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邪徑
而託足謂之不篤禮義以此為漢文帝規

唐人杜牧特爲之賦極稱其麗末曰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此賦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

漢文帝欲作露臺爲惜百金之費比之中人十家之産更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且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

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爲天下先文帝斯言旣念細民爲生之艱又念祖宗創業之艱有二善焉是無私欲之心以爲之主也可以爲後世法矣東方朔稱之以規武帝特云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帝之千門萬戶則病爲淫侈使民失農事欲幡帳却馬示不復用是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惜武帝多欲之心先爲之主藐弗一聽卒以奢靡斁其國也楊雄追論聖文

以爲垂意至寧躬服節儉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則又以儉德格天之速而崇侈縱欲之獲罪於天可不言而喻也武王數紂之罪首在暴殄天物隋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不震怒下民安得不離畔其致江都之禍宜矣唐太宗貞觀初法禹之與人同利戒秦之病人利已欲營一殿材用已具而止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

繡公私富洽後忽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書諫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思之不熟一言尤出中心所以致正觀之治也若玄宗開元之初令銷金銀器玩殿焚珠玉錦繡豈非刻厲節儉晚節猶以奢敗繇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修旋即發露不待即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為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析此沉湎荒淫盤游奢侈四戒而言各本於多欲一心則只舉逸欲一戒而言而沉湎荒淫盤游奢侈四戒一以貫之矣若乃多欲非一又有出于沉湎荒淫盤游奢侈之外者則又惟所其無逸一言足以盡槪其餘況先儒有言所欲不必沉湎意有所向卽爲欲矣謂意之所向不知自反卽沉溺之漸也程顥告宋神宗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此又格心之要愈格而愈微者顧

聖明深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帝王誠意正心之要三

審幾微

帝王誠意正心之要既崇敬畏以存天理戒逸欲以遏人欲矣然用功於事爲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易爲力審有四要一曰謹理欲之初分二曰察事幾之萌動三曰防姦萌之漸長四曰炳治亂之幾先是皆人主所宜蚤計而豫圖者

語謹理欲之初分則王道本於誠意其要

只在慎獨大學言慎獨本戒欺求慊而言中庸言慎獨本隱微見顯而言朱氏註大學曰審其幾註中庸曰幾已動是以一幾字喫緊示人蓋本諸易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爲萬世訓幾字之始曰動之微雖動而未離於靜微而未至於著是人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兆先儒所謂義事根源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爲仁義

禮智之端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始然泉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朱熹註此言因其情之所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端緒見於外又言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孟子所謂端即大易所謂幾皆是念慮初生之處但易兼言善惡孟子就性善處言耳幾在乎審端在乎知既知在

乎擴充擴充必四端畢露所謂全體呈露
大用顯行如中庸之溥博淵泉時出也足
以保四海全在此充充在四端之發然始
達周氏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
無之閒幾也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
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
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
也朱熹言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
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但只

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
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
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又
言天理人欲之分只爭這些子故周子只
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張橫渠每
說豫字今按幾指有無之間而言此間字
方爲動之微通微必通此間之微通此間
之微全係乎人心之思思有吉凶之二幾
無謂善端於此間見惡端亦於此間見無

謂一時之善端伏有惡端惡端即善端時時著見猶防伏有惡端所謂去惡必斬其根爲善必充其量無時非此間無時非此端此幾故不可不思思不可不睿以思爲聖功之本也孟子以思爲心之官欲人先立乎其大立之一字貫全體而言舍思言心以心之精神謂聖則不辨理欲之初分混尊人心不審此幾之過也

語察事幾之萌動亦本諸易易曰夫易聖

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訟之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合易四言而繹之聖人得易之理以極心之深研事之幾天下之志此通

天下之務此成功用不小研幾從極深中來極深從易中來研則知知此幾乃神上交下交不諂不瀆當一交之初卽知諂瀆之幾而神爲之防此何以神卽於是非初分之際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次之於斯須之頃不俟終日之久此介此神也與其謀之違行之訟曷若謀之作事之始此始卽斯須之始所謂幾也謀必通天下之志成天下

之務係萬夫之望非小見曲謹之謂也虞書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合三言而繹之聖帝兢兢業業以研此幾日無停晷一日二日之幾有萬一日二日之兢業亦萬幾有萬而幾之止惟一安此止者審其事之發省其事之安所以安而惟康之本止在惟幾而已且不徒安汝止也

極之則戒勑天命念天時人事無一時天命所寓惟時此勑惟幾此勑是帝王之上與天合惟此深心也周書召誥曰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此以宅新邑爲服行敎化之初推廣而言人君爲治無不本於一初而所以謹其初者又不外於一敬敬不可以不疾謂一不疾徹則

謨此幾初即始即幾疾敬即神聖臣之告其君與聖君之告其臣同此心也詩小雅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又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以誠之不可揜而言是學士朱善所謂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揜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夫誠不可揜豈以深宮之妄動可不漏不泄惟所欲爲乎史書士誠心非巷議良可畏也禮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

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此以禮之教化止邪於未形之初與法令刑罰徙善遠罪於人知之日者大不相侔故謂之微謂之慎始謂之不差毫釐先王爲治所以必隆禮者謹此幾微也謹此幾微不可不思尤不可不熟思審處故孔子兩曰如之何如之何此心口自商必求其當必謹於微之辭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聖人亦未如之何是微之不謹著難為力也宋司馬光上五規於仁宗其四曰謹微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巳然又

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詞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溢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光言禍患之始於微極其懇惻尤引孔子告魯君之語謂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

憂可知矣此又勉君以思憂昧爽平旦必不可忽無事退居尤不可忘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於此六弊觸類而長之隨機而應之事事而思之汲汲而已之惕然常儆于心毅然必致其決或不煩用力百倍可德冐四海福流萬世者

謹微憂思也

語防姦萌之漸長易於坤之初六言履霜堅水至是於陰始凝之時即懷馴致之慮

文言本之積漸必欲早辨早辨之謂慎於大畜之六四六五吉童牛之牿所以防其觸於微吉豕牙之豶所以去其勢於微姤之初六吉不往之繫所以防躑躅之羸豕於微是辨小人之早必於始進之時即抑之黜之不使之日見親用虞莽懿覽節之成難爲力也防小人此早防吾心之人欲即此早乎詩小弁末章言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言耳屬於垣此亦辯之于

屬垣之耳早慎吾之發言以授彼窺伺之柄若李泌之勸德宗勿露此意意尤在言前也人君凡有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露意言使小人得以窺測之則貪天功以行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己不獨建儲一事已也既力去小人於早防己覺之姦萌又慎己意言於早防未覺之姦萌微哉微哉司馬光資治通鑑首書初命

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自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始蓋傷天子之自壞名分聽
大夫之自爲諸侯失之於微也然微非自
威烈而未謹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
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内叛陰凝冰
堅垂及百年矣釐王之命曲沃無衣一錄
罔戒襄王之郤請隧一善無救諸失三晉
非能弱周周自弱者失於微也是以君子
臨事貴見幾見幾貴早見之於威烈初命

日已不可爲何如見之於無衣錄裒日見九
一事之早如襄王之郤請隧何如見諸事
之早如召公之戒旅獒所謂防姦萌之漸
長者非一微之防可以塞責也萬幾之兢
業有深意巳
語炳治亂之幾先如夏書五子之歌曰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此以不見之怨圖之一
民見大禹之畏民于幾先眞等朽索之馭
六馬故興作必愼不輕勞民稅歛必薄不

輕取民伊尹所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圖一怨于不見也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爲建官之開端則于未亂未危之日所以制治保邦者必立政政必不惟其官惟其人惟其人必先求之公孤主於論道弘化以燮理寅亮是所以自爲一心謀微莫微於此治亂之幾先莫先於此也易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於既濟之

世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有以防之豫防
卽制治保邦之大猷未有能出於建官惟
人之外者人求公孤公孤必論道弘化若
第鑒于唐之玄宗德宗鑒于宋之徽宗以
言思患言豫防則玄宗德宗徽宗之初已
非旣濟之日思防已爲後時非易象之所
以告君子者聖人炳治亂之幾先夫亦於
任相先加之意相必有公孤之論道弘化
斯貞有幾先之炳矣誠意正心之學人主

何可粗言哉可見炳治亂之幾先必於事幾㚸萌先燭其所以亂反觀其所以治本在謹理欲之初分於吾心意中合之乃所謂審幾微也審幾微以崇敬畏則遏欲不期戒而戒矣

帝王誠意正心之要四

全仁德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乾之四德以仁爲首曰元者善之長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論天地之德必曰顯諸仁仁之爲德所該者全聖人未悉言之也仁者見之謂仁此則一節之仁非全德之仁巳非全德之仁則非可對帝王言者全德之仁堯舜之精一執中禹之幾康安止伊尹之主善爲

師協于克一洪範之皇極數言不言仁而仁之全德已于此乎具孔子言仁最詳或曰仁者不言其所以仁或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或言安仁利仁不言其所以好惡所以安利於克伐怨欲之不行則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於子文子之所爲則曰忠矣清矣未知焉得仁似乎微露仁意獨於顏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只此四字旣曰克己又曰復禮是人心之全

德非顏淵不全吐也今須知克己而不復禮則所克之己安保無非禮之伏復禮而不克己則所復之禮安保無認賊之子孔子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此無適莫即克己意此義之與比即復禮意朱熹本此於論語忠清集註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曰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曰未知其心果見

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
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於孟
子趨一集註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
謂每言勝人欲之私必曰全天理之公言
盡夫天理之極必曰無一毫人欲之私赴
孝宗召入對首曰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
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
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善量不
充惡根不去是以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

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諸有所爲天理雖若小勝人欲終未盡除也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何日何時粗見治成此合當理無私兩言之所以慮君意之未誠君心之未正而必欲全君之仁德者意一懇到中詳舜戒禹精一執中敬修可願之辭孔子告顏淵爲仁克巳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答爲邦之問既損益四代之禮樂又申之以放鄭聲遠佞

人之戒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本末巨細而舉之矣此亦合當理無私兩言之所以教君之必誠其意必正其心以全君之仁德者意二懇到末言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闕壅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礙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

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

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此亦合當理無私兩言之所以教君之必誠其意必正其心以全君之仁德者意三懇到又具一疏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巳之私意難除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繇老佛之說則本末横分中外斷絶初似可喜終害於政若夫管商功利之說

冀富而今行之日貧冀彊而今行之日弱反斥聖賢大道爲常談死法不知常談中自有妙理死法中自有活法也此亦合當理無私於體用顯微中兩言之其等老佛管商而謂之私欲兼本末中外而謂之妙活所以教君誠意極誠正心極正以全君之仁德者意極懇到追惟赴召在途日有言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者則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

果入對兩疏不言四字而四字之意業已透入骨髓不言仁德而仁之全德已在其中朱熹事君眞無愧閉邪責難之恭敬也者此當理無私二意隱而未發羅欽順始大爲發明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卽無私心無私心卽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攘臂以尊周漢高

祖爲義帝發喪孰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父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如或者之言則王伯將混爲一途而師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救者矣欽順此論發明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一語字字精切臣謂無私心可訓誠意合天理可訓正心則又有可得而詳言者陳淳仁禮克復問云克己復禮須知二而一一

而二蓋去人欲於彼復天理於此此二也
然二者相爲消長去人欲是乃所以復天
理而實非有二事此二而一也二者雖同
爲一事然亦須有賓主之分吾日所重者
以復天理爲用則歸宿之地而去人欲以
會之爾有能去人欲而未能復天理則是
所去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
隱其實只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
在潛伏爲病未能真去淨盡而猶有陰拒

天理於冥冥之間似病不病故去人欲又每提天理使卓然精明不昧則權在我而所克有統自不勞餘力矣此二而一也陳淳二而一一而二語極痛快淳解誠意章謂天理人欲勝負之機所繇判處必透過此關而後道理方牢固又謂理非可悠悠泛泛若存若亡半間半界須是見得親切端的見善眞如好好色見惡眞如惡惡臭遇事眞如鏌鋣著物一觸便成兩片無復

有騎墻不決之態又謂合下下克己工夫對鏡眞切與之拔去病根一舉淨盡然後爲快豈有放緩第一着且做第二着且制之不行待他時工夫稍熟後乃漸進以拔之耶淳此數言所以發明大學誠意孔子克己者意如朱熹之懇到淳又謂聖賢學問功用之大極於彌綸天地化育萬物而其用功之至切至要處惟在於此心此心寂而靜則有直內之敬感而通則有方外

之義體未發則卓然存大本之中用既發
則粹然達中節之和在吾身主宰貫動靜
顯微表裏終始而無頃刻絲忽之容有間
斷淳此數言所以發明大學正心孔子復
禮者意如朱熹之懇到臣合爲一以釋當
理無私心之仁即以釋誠意正心之旨似
乎得之臣竊謂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
豈獨宋時似今尤甚今之厭聞尤甚責不
在

皇上也在諸臣之厭談焉今日之厭談此正心誠意今日之喜騁惟機心機事此機慣騁不獨談富談彊借以媒進機富機彊也即講道講學借以立名亦莫非機道機學焉即如諸院初興東林書院收徒講學何以暗操官評衆稱亂政遂至爲濁流逋逃主貪撫李三才力爲之芘使人不修政而工奔競豈非機毒及攻東牛耳改執成風何以朝糾貪撫夕推君子不問生平立躋華

膴使人不修政而工翻覆豈非機毒攻東狼狽東林再燃何以燃成逼迫山人為政

朝廷倏變時局亦變使人不修政而工結納豈非機毒東林炎熄攻東焰張何以擁戴魏璫子孫蟄蟄殺戮祠頌合併衡行使人不修政而工盜竊豈非機毒前此機毒猶曰政出私門也今日則身逢

明主矣

旨諭肫肫惟用賢才核職業是急矣何以仍

推尊東林親故競起情緣互熾孤子向隅
任
上百憂明目張膽動曰海內乏人耶機生機應
毒發毒醫今日機毒視前更甚非臣一人
誑說也竊謂人臣眞忠何必皆東林人臣
眞不忠東林何盍人臣有用何必皆摧餘
人臣無用摧餘何裨欲痛洗今日之機事
機心須亟講大學之誠意正心欲諸臣之
誠意正心必自

皇上身爲之鵠始誠正

皇上之意心不徒在寢食居處閒思誠思正也

當

閱奏時必如大舜之隱惡揚善如伊尹所謂有言逆于爾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爾志必求諸非道凡忿懥言官賤惡言官之念自然氷消則吾之仁德因

披閱而全所以誠意正心中外如一者符驗

一當

聖諭時念書之慎乃出令易之渙汗其大號
傳之令重則君尊國之安危在出令一字
一語不可輕出則吾之仁德因
傳諭而全所以誠意正心中外如一者符驗
二當
旨出時必念票擬似寬何以持使不寬票擬
似晦何以使不晦票擬可用何以立出
無延縱有所怒不爲已甚則吾之仁德因
旨出而全所以誠意正心中外如一者符驗

三當

召對時必念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見臣之九是可忘其一非見臣之一能可忘其他拙則吾之仁德因召對而全所以誠意正心中外如一者符驗

四當

筵講時念大吉當先字句不煩瑣求身心固急政事亦宜關心講宜心識講所未及亦多有發明或時有問辨則吾之仁德因

筵講而全所以誠意正心中外如一者符驗

五常

視朝時念恭已正南面文武具瞻實惟此際

若一味無言無爲而心猿意馬或有他馳

似非所以相對有奏及民情者不妨下問

以此披衷見悃則吾之仁德因

視朝而全所以誠意正心中外如一者符驗

六

皇上之意必誠除惡而斬其根

皇上之心必正爲善而充其量無論
皇上之仁德從此日新仁業從此富有將見風
行草偃自宰輔以至部院科道文武諸臣
有不瞿然顧化易機事機心爲誠意正心
者則必無肝膽血性巳臣敢以仁德之全
爲誠意正心之兩到者意蓋懇切竊比之
責難陳善云